

生/活/随/笔

又到渝榕换叶季



卫洪

茶聊天,小鸟在叶间纵情鸣唱……黄葛树既是山城的一道特殊的景致,更成为山城人一股特别的乡愁。尤其是它那独特的外露根系,曲折盘绕、刚毅遒劲,把传统重庆人“不屈”的人格秉性和当下渝州城“坚韧”的城市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见它早已将自己与这座古老而又新潮的城市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正基于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被确定为重庆的市树。

黄葛树属于冬青物种,其春天落叶的特性与常见的落叶乔木秋季落叶模式大相径庭。其根源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为确保物种自身的生存繁衍而对光照、温度、土壤、水分等环境条件剧烈变化形成的生理应急反应,最终通过生理记忆固化为植物的生理特性,重庆地区黄葛树集中于春夏之交的3至5月落叶,也正是当地气候变化明显的季节。十多年前我便观察到这一现象,曾作有一绝《见榕树落叶》,诗云:日昏云气急,榕叶乱行空。未惧严冬厉,怕吹三月风。无独有偶,在1200年前的柳州,一位名叫柳宗元的贬谪诗人,也观察到榕树落叶的现象,并作《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诗云: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远在渝州之南,季节回归更早,榕树在农历二月落叶当属情理之中。

黄葛树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落叶与新叶之间无间隔,几乎是即落即长。本来十分茂盛的大树,全身树叶仿佛一夜之间便枯黄落尽,突兀枝丫,又在一夜之间枝繁叶茂,苍翠欲滴,正由于这种时差极短的换叶技巧,经常出现相邻两树一树叶黄如临寒秋、而另一树则翠绿似遇暖春,甚至存在一树中的不同枝干呈现落叶时差,一边黄一边绿、一半空枝

一半密叶,在山城的夏初时节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致,正是这种现象,让民众惊叹不已,产生黄葛树一年四季都在换叶的错觉,并流传着什么时候栽种什么时候落叶的说法,从而赋予它感恩被人栽培的美好习性。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清人陈萑恒曾在今四川宜宾一带任知县,在其著《边州闻见录》中有云:“蜀多黄葛,宜宾学宫前的骑墙树便是如此,其根未触及地面便已合抱。此树若在某月种下,便会在每年此时始发新芽。”这或许正是这一说法得以传播之滥觞。针对坊间这一说法,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与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曾于数年前开展了一项研究,针对北碚区黄葛树的落叶期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得出结果为“该区黄葛树的落叶期及完全落叶时间点均集中在当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尤以4月中下旬为集中落叶期。”通过数据得出了黄葛树的落叶期与移栽时间无直接关联的科学结论。

民间对一些自然现象按照人们的意愿赋予其美好的寓意,无可厚非,也是民间文化的生动源泉。但是,如果一些不辨事理的所谓专家学者,非要以科学的名义去帮其站台,倘若一位鸟类学家要去证明七夕傍晚喜鹊少见的原因的确是飞去银河边搭鹊桥,那就让人匪夷所思、贻笑大方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诗/绪/纷/飞

美丽匆匆赶来



蒋德燕

牛皮菜和冬寒菜在春天安顿好一生
有轻风细雨相伴,不必挂念它们了
丝瓜苗和黄瓜苗方向明确
洒满阳光的土地上,将发生美好的事情
豌豆开出了心满意足的花
豌豆荚有指望地活着,该遇上甜和美
胡豆花丛中,蝴蝶一脸幸福
年轻的身体是它们的,干净地说爱也是它们的
美丽匆匆赶来,植物们还在繁衍
人间足够大,刻得下夏天的名字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初夏(外一首)



殷贤华

小院的茶还热乎着呢
春天还未走远
风轻轻卷起季节的衣角
一朵花,向另一朵花靠拢
枝头上,青涩的果
突然有了甜蜜的想法
阳光越来越暖
爱情和小狗踏浪而来

喜鹊

我抬起头,看见一群喜鹊
衔着初夏的风和晨曦
飞过尘世的上空
这么多年,我低头赶路
风雨飘摇,汗水勒进绳索
我咬紧牙关,很少抬头
我的头几乎贴近地面
肌肤千疮百孔
包裹了钢化的骨
我抬头笑了
我相信终有一天
这群喜鹊将飞落我的肩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心/香/一/瓣

父亲的酒坊



余明芳

父亲六十岁生日后第七日凌晨,他从枕头下摸出盐水针瓶(输液用的玻璃瓶),拧开塞子,像饿了七天七夜的人要翻一座大山般艰难的,把瓶口移到嘴边,咽下最后一口酒,再也没有下地,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酒是父亲的情人与知己,无论醉得多狼狈,从没有真正想戒过。他跟酒讲了很多话,酒回答他的提问,盘点他的得失,清空他的怨怒,照亮他的下一程。

乡下女儿是父亲的“酒坛坛儿”,长大要打酒报恩。但他枕头下温热的酒,是自己打的土酒。父亲前半生最勉强时喝否渣酒过瘾,最高光时品鉴过茅台。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下户家家有余粮,国家放开政策,人们脚下生风,眼中有光,乡村大地如火后的原野,春天一到,报复式释放出众多乡镇企业。脑灵眼尖的人寻找着泉眼,收购新鲜的苞谷、稻谷、高粱、荞麦。父亲租下山泉边闲置的养猪场,以技术加资金的方式与一名国营酒厂退休职工合股开办曲酒小作坊,转型个体工商户。同时期出现大批日产一两百斤纯粮食酒的私营酒厂,以土法蒸馏烤酒,酒糟、底锅水喂猪,煤炭灰回田、填圈,一间酒坊平添无限生机,缕缕酒香涵养农耕文化,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诗意四溢,丰满多情。

父亲有出色的烧瓦技艺,方圆数十里称他为瓦匠。我们被岩崩似的悲伤袭击,葬礼拜托至亲和邻里长者主持,有一个细节始终刻在心尖尖,随时磨成窒息般的痛:“就用枕头下的瓶子装高度酒入土陪他。”父亲烤苞谷酒,也尝试过酿葡萄酒、广柑酒、猕猴桃酒,多次在全县白酒评比中获得第一名,成为“万元户”。90年代酒坊走入低谷,变卖库存的白酒和酒坛后,父亲回归买散酒喝的状态,乡镇企业起起落落间,父亲几乎逢酒必醉,最后独饮长睡不再醒。

父亲曾经在逼仄的跑道里执掌嬗变,不断学习石匠、木匠、弯刀篾匠、木匠、钟表匠,以各种工匠立身。时间回放放到70年代,乡村民居建设迅速提档,普通人家夯土墙、殷实大户砌青砖,青瓦取代茅屋顶。他不停地奔波于当时的川陕鄂三省交界处鸡心岭周边的砖瓦厂,指挥用粘土制砖瓦、装窑,专职烧窑,带徒弟,作为闪着光的成功人士、品质生活的



骨干助推者,晚餐有酒有肉。在家和窑厂之间奔波,常年夜行于熊咆虎啸的原始森林,一个钢质酒壶一把火药枪陪伴。

酒是聚会的理由,父亲回家,朋友赶来喝酒。有老师、职工、干部、小商贩、手艺人、返乡的故交,豌豆胡豆、野鸡山兔下酒。用土碗喝,用搪瓷盅喝,菜少时几粒花生、一个咸鸭蛋,从太阳下山喝到东方露白。他们打开父亲的收音机,听国家大事,听郭兰英唱“一条大河波浪宽”。记得一次我明明看见一位伯伯从地坝石阶走下公路,哪想到转背跌入坎外边母亲的菜园地,第二天被早行者叫醒醒毫发未伤。

酒是父亲和朋友友情的“发酵剂”,鼓动着乡村不安分的觉醒者们,闯出重重大山、幽幽峡谷。听人讲父亲把巫溪土货运到湖北枝江“投机倒把”,装洋芋的麻袋里藏有新鲜绿茶,避开层层检查,经大宁河的机动小舟转长江的大船,把农产品变成商品,眼界由此打开。喝酒的父亲,是有故事的人,大浪淘沙,时光荏苒,方圆数十里,还有那么多人记得父亲,记得我们这些酒坊主的儿女。

父亲的日子被酒浸泡着,山里的生活也是,花果、中药材经酒浸泡,既是佳酿也是好药。没有客的时候,他用筷子蘸酒让我们尝。他常年在外,母亲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有一个泡着冰糖的酒罐,上坡下地一天还要煮饭喂猪万分劳累,她会抿一口,酒舒筋活血,催眠止痛。酒也是一味解药,治疗心疾,父亲和他的朋友,在酒的催化下走出困境和失意,成为搀扶的患难之交。

少年时的我第一次背着父母喝酒,感觉口腔喉咙燃烧,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好几天没还过阳来,酒是毒药啊,可父亲为什么偏偏爱上它?偶尔小品,任督二脉神速打开,难怪“李白斗酒诗百篇”,酒自古是雅士的灵感,是中华璀璨文化长河中必不可替代的部分。

父亲说酒品看人品,酒醉后蒙头大睡的,多半有担当成大器;醉后流泪的人,多半经历过太多辛酸却不轻言苦言累,只有醉了才肯松弛;喝酒后饮茶的人,有情调;赌酒玩花样的不可深交。

因父亲那代人开酒坊的土地上举办白酒产业主题笔会,我再次走进乡间酒厂,惊喜发现一级水质、新鲜粮食和科学管理酿造出来的巫溪白酒有了文化,有口号、品牌和规模,是新时代农耕文明的升级,是对外开放的信使,是乡亲们脸上的自信。

举杯小酌,想起父亲的酒坊。

(作者单位:巫溪县政协)